

如果心里惦记着对方却不能拥有，那么所有的深情都不过是虚妄，欢声笑语听不到，温柔长情感觉不到，就连夜晚的温情也拥抱不到，爱来何用？

九醉帝姬

中册
TIANGE
JIUZUI DIJI

伍家格格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天歌

九醉帝姬

中册

TIANGE
JIUZUI DIJI

伍家格格 / 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歌:九醉帝姬/伍家格格著. — 青岛:青岛出版社, 2017.2

ISBN 978-7-5552-4365-6

I. ①天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6916号

书 名 天歌:九醉帝姬
著 者 伍家格格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杨 琴
责任校对 耿道川
特约编辑 郑丽丽
装帧设计 苏 涛
照 排 刘丽霞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53
字 数 80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365-6
定 价 85.00元(全三册)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目录

〔上册〕

第一章	一笑一尘缘	• 001
第二章	一花一世界	• 035
第三章	一叶一如来	• 064
第四章	一泪一玄劫	• 094
第五章	一砂一极乐	• 140
第六章	一梦一天地	• 155
第七章	一木一浮生	• 190
第八章	一念一清净	• 224
第九章	一树一菩提	• 257
第十章	一天一地耶	• 276

第一章 一歌一诗心 · 299

第二章 一净一空明 · 325

第三章 一心一禅灯 · 357

第四章 一茶一画卷 · 376

第五章 一理一悟缘 · 411

第六章 一宽一厚佛 · 438

第七章 一累一安放 · 467

第八章 一想一念情 · 493

第九章 一省一明静 · 522

第十章 一莲一繁华 · 543

〔中册〕

第一章 一清一叮零 · 585

第二章 一涸一枯荣 · 605

第三章 一寒一梦悟 · 623

第四章 一皈一娑摩 · 648

第五章 一眼一苍穹 · 668

第六章 一晓一花世 · 688

第七章 一虔一禅心 · 711

第八章 一步一佛门 · 723

第九章 一德一无相 · 740

第十章 一念一长境 · 760

第十一章 一邨一掌佛 · 789

第十二章 一归一南古 · 804

番外一 帝和醒来 · 819

番外二 帝和寻子 · 828

番外三 三个女人 · 832

番外四 千古被偷 · 836



挨得住恨天台上

九九八十一道天雷

天火的尊神在天界

不算多，帝和算一

人，但因护她而遭

此劫，即便他受

得住，她心里也

疼惜。

翌日。

起床后，帝和的神侍伺候诀衣吃过早膳。

“你们的神尊在哪儿？”诀衣问身边的神侍。

“麒麟神尊出宫了。”

“可知去了哪儿？”

神侍摇头：“我等不知。”

诀衣正要迈步的时候，飘萝和幻姬走了过来，诀衣当即奇怪了，既然客人还在宫里，帝和怎么会出宫呢，难道他和各位尊神出宫钓鱼或寻找别的乐子去了？

“诀衣。”幻姬噙着浅浅的笑着看着她，“今日天气晴好，我难得来帝厅宫，不如你带我们看看。”

诀衣笑道：“好啊。”

飘萝扔了一颗瓜子给诀衣：“不用谢。”

诀衣接住那粒饱满的瓜子，看了看：“是不是小气了点？”

“小气？”

飘萝伸手打算抢回自己的瓜子，诀衣手快地躲开了。

“你可知道我这颗是什么瓜子吗？”

飘萝看着诀衣剥开瓜子吃了下去，颇为得意地道：“这瓜子可是我夫君亲手种的，每年只种一盆，结的瓜子一粒都不多，吃的时候还得数着吃呢。”

幻姬扑哧笑了出来：“她可没说谎。世尊亲手种的瓜子确实一年就一盆，每回她出宫玩，身上的瓜子还得数着个数带，吃完就没有了。”

“星穹宫现在成了果园子，还是菜园子？”诀衣问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飘萝笑着问：“有没有感觉我嫁的不是世尊而是一个厨子啊？”

“你的到底也能当个厨子用，我的可连厨子都当不了。”幻姬想到千离的厨艺，一点儿希望都没有。有一回他心血来潮给千心烧菜，差点儿没把千心给吃盆气。一口下去，说是毒药，还口下留情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把一锅菜给做得那般难吃。

“如果这么看，也是。”飘萝朝诀衣努了努下巴，“哎，你家的呢？”

“我？我没夫君。”

飘萝不客气地发出一声：“嘁。”

“你不用不好意思。我们都知道了。”

诀衣问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你与帝和啊。”

“我跟他……没什么的。”

“得了吧你。”飘萝又扔了一粒瓜子给诀衣，“在异度，他拼命护着你回来，在霏灵山，他一怒为红颜，你不知道现在天界是怎么八卦他和你的？”

诀衣无语地看着飘萝，她与帝和虽然关系是挺好，可是并非他们想的那样。

带着飘萝和幻姬在帝元宫里闲逛了一日，晚膳时，见到星华、千离、河古都在宫里，独独少了帝和，诀衣终于感觉不对劲了，帝和不会扔下这么多老友出宫的。

吃饭时，诀衣不动声色，并未让人看出她心中的疑惑。

晚上就寝时，河古刚走入房间，一个身影从背后闪现。

“帝和去哪儿了？”

河古转身看着冒出来的诀衣，笑得妖娆：“帝和？不知道。那小子可不讲义气了，放着我们在宫里不管，自己跑出去玩。”

诀衣神情很严肃地看着河古，断定他在说谎。

帝和不是不讲义气的人，他确实爱到处游玩，可许久不见的老友这么齐整地来找他，他肯定不会出宫。除非事情很重要，他不得不去。从霏灵山回来之后，他答应过她，不会再随意出宫，即便是出宫，也会带上她。她不敢说自己对帝和来说有多么重要，但他的话，没有意外，必然会说到做到。

“说实话吧。”诀衣道。

“哈哈，你不相信我？”

“你的脸上写着‘不可信’三个字。”

河古越发笑得开心了：“哈哈，小衣衣你这样说，我真的好伤心啊。我说了实话，你却不信。若是不信，不如你去问星华或者千离，又或者飘萝和幻姬也可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知道。”

他的话，让诀衣更加觉得有问题。

“御尊，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我实情的理由，但是莫要把我当成傻子，你们皆知帝和去了哪儿，独独我不知道，不正说明此事和我有关吗？既然与我有关系，我便有知情的权利。我不想为难你，只想知道帝和去了哪儿。”

说着，诀衣抬起手，一把短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

“你若不说，我便划下一刀。”

“你……”河古道，“你既知道我为难，又猜到事情和你有关，帝和若不告诉你，必然是不想你知道罢了。你又何苦知道呢？”

诀衣道：“他是帝和，所以我想知道。”

“唉，你啊你。”

河古摇头：“走吧。”

高耸入云际的恨天台上，诀衣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，他的身影远远望去很渺小，却让她的心霎时揪紧，几乎不需要思考，她就知道那人是谁了。

诀衣落到恨天台下，脚下的祥云散去，她提起裙边飞快地朝台顶跑去。

台顶的中心，帝和正凝神盘坐，一道金色的结界将他笼罩。诀衣跑上恨天台顶，被金色的劲墙挡住，不能近帝和的身，双手一旦贴上劲墙便被弹开。

“帝和！”

帝和闭着眼睛，仿佛听不到诀衣的声音。

正在此时，一个声音从天际传来，诀衣尚未看清是什么东西，只感觉眼前出现一道火红的亮光，更有震耳欲聋的响声差点儿让她站立不稳，一声巨响后，一股极强的劲气把她震飞了。

还在长阶上走着的河古捏出一道仙光将空中的诀衣托住，让她慢慢地飞落。随后，他不疾不徐地一步步走上来，看到诀衣想再次靠近帝和，出声道：“别碰他的结界。”刚才从天而降的天火和天雷她也看到了，她现在没有仙术护体，一旦被伤到，性命堪忧。

看着在其中打坐的帝和，诀衣问：“是不是因为在霏灵山的事，他才来这儿受罚的？”除此之外，她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来这里被天雷劈、被天火烧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胡说。”诀衣猛地转头看向河古，“你们都知道他来了这儿，就是不让我知道。”

河古挑眉，淡淡地问道：“所以，你觉得是谁让我们这样做的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看着劲墙里的帝和，诀衣心里酸疼不舍却又感动不已。她不是想不到帝和交代了其他人莫要告诉她他来此天台受罚，只是从别人嘴里听到自己心中明了的事，越发心动了。

“帝和。”

诀衣在看了一会儿后，一声声地唤着帝和。

“帝和。”

诀衣朝着结界稍微再走近小半步，整个人近乎贴到了劲墙上面，定定地看着他。帝和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

河古的目光从诀衣的身上慢悠悠地飘到结界里面帝和的脸上。我拦过她，拦不住，你知道的，你家猫猫并非飘呆呆那么好骗，女战神是从战场里走过来的人，若不够聪

慧，如何能入天阙神殿修习兵法——八卦布阵，这怪不得我啊。

一个幽幽的声音阴恻恻地钻进了河古的耳朵：“一个没仙术的女人你都拦不住？”

河古再传音到结界里面，回答：“她用伤害自己威胁我，你是想我抱住她呢，还是压着她？”

帝和：“你试试！”

诀衣叫了帝和许久，不见他睁开眼睛，不由得疑惑，问河古：“他听不到我在叫他吗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“你叫他一声，可以吗？”

河古道：“连你都叫不醒他，我恐怕就更不能了。”

不疑有他的诀衣相信了河古的话，看着帝和，千言万语只剩无声凝望。

没多久，河古叫诀衣回宫，诀衣不肯。

“你在这儿不能帮他避火避雷，有何用？”

河古眼中带着不解，她可是九霄天姬，这会儿怎么不理智了？帝和既然不想她知道他来恨天台了，她装作不知道，不就好了吗？既然来了，叫不醒帝和，留在这儿做甚？帝和明明知道她来了，始终不睁眼看她，不正是不想她留下来陪他吗？他还真是把这姑娘的脾气给瞧得透透的。

“御尊，多谢你带我来此，他不回，我便不回。”

“你可知道他要在这儿待多久吗？”

诀衣忽然紧张了，问道：“多久？”

“九天。”

诀衣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她真怕上天给他的惩罚长及许多年。他是为了她才震怒，她应该与他一起承担惩罚。九天并非多久，诀衣越发坚决地不肯回帝亓宫了。

“不过每日九道天雷天火而已，要不了他的性命的。”河古微微地扬起嘴角，看着诀衣担心帝和的模样，连眼里都跑进了笑意，转过脸看着帝和盘坐的样子，似乎心有所想，有些欲言又止，最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唉。”

诀衣问：“御尊何故叹气？”

“八十一道天雷天火虽然要不了他的性命，可是想想，一记天雷若直接打在身上，损耗的可是十几万年的修为，若每一道雷都落在他的肉身上，他的全部修为都不够雷劈的。”

诀衣的心瞬间揪了起来，看着帝和的脸色亦变了不少。

河古看着金色的结界，继续道：“这结界护着他，能替他挨下不少天雷天火，只希望他能多撑几天，肉身能少受点罪就少受一点。”

帝和传音给河古：“你说够了吗？”

河古又叹了一口气，摇头：“诀衣啊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家帝和可从来没吃过这种

苦头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诀衣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难受得很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就是三个字，能起什么作用呢？你看看，我们家帝和跟你就隔着这么一堵劲墙，你的对不起他听不见，他的罪你不能替他承受。就算他的命保得住，被劈了八十一次之后，等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个完整的人。”

诀衣惊呼：“啊！”

帝和再传音给河古：“你够了啊！”

“我们家帝和万一缺胳膊少腿儿，或者被滚滚天雷劈得外焦里嫩，头发没了，衣裳烂了，俊脸没有了，到时候可该怎么娶媳妇儿啊！”河古担心得愁眉不展，“我真的好担心好担心他。”

诀衣：“……”

河古的脸色十分凝重，看得诀衣的心情也莫名地变得很沉重，仿佛下一瞬帝和就要羽化一般。

“诀衣啊，你是知道的，佛陀天里娶妻生子的尊神有三个了，往后娶媳妇儿的男神只会更多，说不定，没多久，我会请你去喝我的大婚喜酒。你想想，帝和与我们交好，日后我们一个个搂着自家那口子，抱着我们的儿子女儿，外焦里嫩的帝和看着得多自卑呀。唉……”

帝和：“自卑你个头啊自卑。说话也不怕风太大闪舌头，你想娶勾歌，人勾歌可没答应嫁给你，还喝大婚喜酒，你先爬上她的绣床再来说大话。”

“我们家帝和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呀，媳妇儿都还没娶上就要被毁容了。”

诀衣坚定无比地道：“我要他！”

河古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”

帝和：“你不装能死啊！我都听清了，你那么近，会听不到？！”

听到诀衣的话，帝和的心咯噔一响，差点儿睁开了眼睛，浓密的睫毛轻轻地颤动着，若非与诀衣离了三丈远，恐怕早就让她发觉他其实一直都清醒着。

“我说，我要他！”诀衣很郑重地向河古又说了一遍。

“不管帝和变成什么样子，外焦里嫩也好，缺胳膊少腿儿也好，只要他想娶妻，只要他不嫌弃我，我嫁给他。”

河古使劲憋着笑，脸色却依旧沉重：“诀衣，你不用这样。嫁给被雷劈过的帝和很委屈你。你的内疚，我们理解。但是，夫妻间需要的不是内疚，相信我们家不俊美的帝和也不要这样的施舍。”

帝和：“谁不俊美？”

“不委屈。嫁给他，是我之幸。”

河古挑起眉梢：“哦？真的吗？”

“字字肺腑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喜欢上我们帝和了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也许？”

诀衣问：“什么是喜欢？”

“喜欢就是……”河古思索片刻，看着帝和，心里乐了，问诀衣，“我问你，要是我们家帝和这次被雷劈掉了小兄弟，你还愿意嫁给他吗？”

一个不悦的男声从结界里面传来。

“你是嫉妒我比你威武，才趁机诅咒我吗？”

诀衣惊喜地看着帝和：“帝和！”

河古扑哧一笑，好生惊讶：“呀，你醒啦，帝和哥哥。”

“你给我马上消失。”

河古翘着兰花指隔空戳了帝和一下：“讨厌。有女人就不要兄弟了。”

看着劲墙外面衣裳粉嫩的河古，帝和忽然感觉这货比千离还让人烦。千离虽然嘴毒脾气臭，可他不会主动招惹人。河古这小子，没事招事来，身份何其尊贵，却怎么贱成这副德行。

“你走不走？”

河古嘿嘿一笑，看向诀衣：“走吧，帝和家的小猫猫。”

“我不走。”

河古朝着帝和耸了下肩膀，无可奈何，姑娘不走，他总不能抱着她走吧？在他面前抱着他的女人，他没什么不开心的，可是帝和愿意吗？

“猫猫，跟河古回宫去。过几天我就回了。”

诀衣抬起手想推结界，又霎时顿住，放下手：“你回宫，我就回宫。”

为了让帝和安心，河古从旁劝诀衣：“他死不了的。”

诀衣有些嗔怪地看了一眼河古，对帝和心疼不已，他自然觉得这算不上大事儿，天雷没有劈到他的身上，九日亦不算长。可在她眼里，恨天台上的惩罚非同小可，天雷一记便要损去十几万年的修为，若是被天雷劈得狠了，几十万年也难说，虽有结界护体，可终不敢保证可以护他到最后。挨得住恨天台上九九八十一道天雷天火的尊神在天界不算多，帝和算一人，但因护她而遭此劫，即便他受得住，她心里也疼惜。

“猫猫，军中将士可有人在上战场的时候不听你的调遣？”

“你不是主战之神，我不是你的将士。”

想到帝和定然不想自己留在这儿，诀衣又道：“我跟御尊回去可以，但你一个时辰不回，我便在自己的手臂上用尖刀划下一条，直到你回宫。”说完，她转身欲下恨天台的长阶。

“猫猫！”

河古笑了。帝和这小子虽然了解诀衣，但是这姑娘也抓到了他的弱点呀。

“行了，你们两口子在这儿两两相对过上八日吧，我若在这儿，会是一颗太明亮的珍珠，好不好。”

话落，河古飘然飞走了。

“猫猫。”

诀衣站在长阶前，背对着帝和，固执地不肯转身。并不是她不想转，只因为看不得他在里面因她受罪，她不愿欠他的恩情，越欠越多，将来要如何还清？

“猫猫，你何时喜欢上我的？”

原本像尊石雕的诀衣想也不想地转身，回道：“我不喜欢你。”看着帝和，她觉得还应该多解释一句，“刚才不过是说给御尊听的。”

“哼。”

帝和轻笑：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你既不像世尊那么会烧菜，又不像帝尊那般犹如一朵桃花儿，我怎么会喜欢上你？”

他淡淡地答道：“那便甚好。”

诀衣看着帝和，听清了他的话。

那便甚好。

是呀，他怎么会缺她一人的喜欢。

“我留下来，只不过是觉得亏欠于你，你莫要多想了。”

帝和看着劲墙外面的诀衣，目光清润，不含柔情亦未有异，神情平静。在盯着诀衣看了会儿后，他敏锐的目光发现了她一个小小的动作——那只藏在广袖里面的手悄悄地捏紧了。

帝和微微勾起嘴角：“不会多想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坐在恨天台上，诀衣抬头看着天空里的星辰，大约是恨天台格外高，连星星看着也似乎比平时大了许多。她看着闪亮的星，而身后盘坐的男人看着她。

河古与她说那番话的时候，他自然知道河古是在揶揄她，可她没有开玩笑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她都要他，虽然她是因为愧疚才对他百般包容，可那话听着心里挺舒服的。在霏灵山，他污了她的清白，需要对她负起责任；她对他有愧疚，愿意嫁给他。如他俩这等尊神，行事可随心所欲，竟然在成亲这件事上如此被动、无情。

“猫猫。”

双手托腮放空自己的诀衣听到帝和在叫她，却因河古走了变得不知要与他说什么，也不想听他跟自己说话。

“猫猫，你睡着了吗？”

诀衣的身子一动不动，帝和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当她睡着了，也闭上了眼睛。

第二日，诀衣是被天雷惊醒的。

一阵天雷天火之后，诀衣仔细地查看了护着帝和的结界是否完好，若是结界被天雷劈开了裂缝，那不用多久，他便要用肉身来承受天雷了。

“帝和。”

“帝和，你还好吗？”

劲墙外的诀衣心里着急，却无计可施。

打坐的帝和闭着眼睛，没有回答诀衣的话。

第二道天雷来袭。

诀衣仍旧紧张且仔细地查看金色的结界。被帝和用结界困住的时候，她希望他的结界是虚灵可破的，但此时，她太想他的结界无坚不摧了，若是能挨过九天的天雷天火才是真正的好，这样便可以不再伤他分毫。

一天的九道天雷劈过之后，诀衣在确定结界尚无任何损坏后，心安了些许。

一日过去，他们也一日都没说过话了。

站在结界外面，深深地看了一眼帝和，诀衣转身坐到长阶边，像前一晚一样，安安静静地坐着，陪着帝和。不说话便不说话吧，本也无话可对他说，只要确定他没事即可。

第三日，诀衣睁开眼睛的刹那，天雷劈了下来，惊了她的心，也让她对帝和的心疼深了几分。他不言语，她不知道他是不愿意与她说话，还是天雷天火虽然被挡在结界之外，可结界里面的他还是在承受着无形的痛苦。

她担心着他，坐在结界外面，看了他一天。

第四日时，诀衣感觉到身体虚了很多，被禁掉仙术的她，并非不食烟火，她已经有整整两日滴水未进了。白日里，烈日高照，夜晚，凉凉的大风嗖嗖地刮。

九道天雷落下之后，诀衣看着双目紧闭的帝和，像过去两日一般，轻声地问他：“帝和，你还好吗？”尽管她知道他不会睁开眼看她，不会回应她的问话，可她总觉得要问出来，才能放心地坐到旁边睡着。

诀衣转身的时候，帝和慢慢睁开了眼睛。

“猫猫。”

诀衣立即睁大眼睛看着帝和：“帝和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“等会儿跟河古回去。”

诀衣摇头：“我不回。我说了要在这儿陪着你。”

“猫猫，听话。”

“我不回宫！”

帝和看着她，她的身体已渐渐虚弱，还有五天，没有仙术的她，熬不过去。他如今的仙法尽数用在了抵御天雷天火上，不可能送她回宫，也没有能力帮她解开禁术，只能用意念神灵帮她叫来河古。

“你在宫里等我，我定会回去。”帝和的目光很清亮，“不可以伤害自己。”

“我们不是一起回宫，我就会伤害自己，我说到做到。”

帝和浅浅地蹙眉，她这是何必。

诀衣自知任性妄为了，可她不想独自回宫，只想在这儿陪着他，当真就让他这么不

喜欢吗？

“让你回宫，当真如此不愿意吗？”

看着帝和，诀衣想了想，微微地点了两下头。即使不能为他做什么，可陪在这儿，能看到他，她心里就能安然一点。在帝亓宫只能胡思乱想，她宁可在这儿风吹日晒。

见帝和面露难色，诀衣问：“你是不是很不想看见我？”

“我担心你身子熬不住。”

“只是因为这个？”

“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让你回宫？”

她这阵子晚上睡觉不踏实，他知道是因在霏灵山见到了紫红蟾蜍，引起了她年少时的伤痛记忆。这种梦魇要散尽，需安宁地过一段日子，心病无药可治，只能用心药慢慢抹去她的伤痕，眼下看，她心里的痛苦还深得很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她心不安的时候，还愿意信任他、依靠他。最悲哀的心病莫过于谁都帮不得，只能独自面对。他不在她身边，若说一点儿担心没有，委实自欺欺人，他自然也是想她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的。

“我挺得住。”

熬不熬得住接下来五天滴水不进的日子，不是一句话的事。帝和不想与诀衣辩驳耗费她的体力，她性子太倔了，想做的事，不容人反驳。作为主战之神，她的脾性倒是适合，耳根子软的人难以统兵征战。可她不是说了吗，他不是主战之神，她不是他的将士，他只想此时的她是只温顺听话的小奶猫，言语争执的输赢对他们此时来说，没有一丝意义，她莫要比他先倒下就好。

劝不了诀衣，帝和沉默了。

为了多存些体力，诀衣亦不再多言，在长阶的边缘坐下，静心打坐。

第五日的天雷劈过三道之后，诀衣的心悬了起来。帝和受惩罚之前布下的结界出现了裂痕，经受不了几次，他便要用自己的肉身去承受天雷天火，多一道天雷劈在他的身上，她的心便深感多欠他一分，真真儿打在他的身上，疼在她的心尖。

提着心，整日的九道天雷终于劈完了，可让诀衣揪心的是，帝和的金色结界破碎了。从明日起，他不得不用自己的肉身去挨落下的天雷。

“帝和。”

诀衣唤帝和的声音十分轻柔，仿佛怕惊扰了他一般，双眸紧紧地盯着他，刚想迈脚走过去，听到他说话了。

“去长阶下等着我。”

“帝和？”

“不然，我便叫河古来带你走。”

“我下去便是。”

诀衣的声音低低的，尽管她极力掩饰，可声音里仍旧有着细微的疲惫之意。走下长阶的脚步无声且慢，到了长阶的最后一级，诀衣慢慢地坐下来，无力地睡在了长阶上。她又饿又渴，还有四天，帝和的惩罚才能过去，她得注意保存体力才行。

所幸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
晚上近子时，一场倾盆大雨落了下来。

恨天台上坐着的帝和全身湿透，在雨中睁开眼睛，看着不见尽头的长阶，眼起忧心。叫她下去是错，让她留在上头也是错，终归两全不得。早知瞒不住她，他当初就不该来恨天台受罚。若是不来，不过是损他万万年修得的佛果，不至连累她。

他原不想损耗佛果，只因佛果难修得，果位不满不可渡劫入至尊位。他不在意是否为至尊，可想了想，若入了至尊位再娶猫猫，给她一个实实在在的圣后娘娘的名分，总是好的。星华那些人每每总想给自己的媳妇儿最好的东西，他和猫猫的感情虽比不得他们那些个生死大爱，可他亦是个男人，作为他情圣的媳妇儿，风风光光才像样。

大雨落到地上，飘起一层层的水雾，夜里原本就瞧不得多远，这会儿越发看不到什么了。帝和担心长阶下的诀衣受不住这样的大雨，四天没吃没喝的她此时正虚，让一个女子为了他风吹日晒雨淋，想都不曾想过。

大雨下了半个时辰后，帝和心神不宁，特别想起身去长阶下看看诀衣。哪怕此时要损去他万年的佛果亦不在意了，果位不满，他可再修得，只是，他受不了有女人为了他受这样的罪。

冰冷的大雨浇醒了睡着的诀衣，异于帝和对她的担心，她反而扬起嘴角笑了。真是一场及时雨，虽然这雨大了点，将就着用雨水解了渴后，诀衣抬头看向恨天台，无奈雨势太大，又是大晚上，根本看不到上面。

不知道帝和怎么样了？

在长阶上被大雨淋了半个时辰后，诀衣转身朝长阶上面走，就算帝和不想她上去，她也要上。她想好了，只是上去确定他好不好，若没事，她再下来便是。

诀衣走上恨天台后，只能很模糊地看到帝和盘坐在那儿，并不能确定他怎么样了，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近他。

看到帝和的气色没有变化，诀衣心安了，转身欲走，帝和睁开了眼睛。

“猫猫？”

乍见诀衣的帝和，差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我只是上来看你怎么样。这就下去了。”

“猫猫，你好不好？”

诀衣低头看着帝和，她想说自己不好，被雨淋成这样，哪里可能好，可想到他比自己还要不好，她不忍心。

“好。”

“你在心里叫我的名字。”

诀衣不解：“嗯？”

“在心里想我。”

“不要。”